

北史演義

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北史演義第五冊

朱壯行

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

門人譚載華校訂

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

第四十四卷

私靜儀高澄囚北

逼瓊仙仲密投西

話說高王怒世子放縱。召其夫婦同歸。欲行廢黜。猶惜其才美。諸子莫及爲。轉輾不樂。一日偶至儀光樓下。高洋兄弟四人。在花陰踢球爲戲。見至皆進前跪拜。王欲觀諸子志量。尙未發言。一內侍捧亂絲數縷而過。問何所用。對曰。此織作坊棄下者。王命諸子各取一縷治之。高浚高淹等。皆以手分理。洋獨拔劍將亂絲斬斷。王問何爲。對曰。亂者必斬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王大奇之。先是高洋內雖明決。外若昏愚。澄甚輕之。且因其貌醜。每嗤曰。此人亦得富貴。相法何由可解。弟兄常侍玉側。問及時事。世子應答如流。洋默無一語。故王亦不甚

愛之。今見其出語不凡。遂加寵愛。私語婁妃曰。此兒志量剛強。聰明內蘊。非澄所及。可易而代也。妃曰。澄輔政已久。朝野盡服。責其改過可耳。若竟廢之。妾以爲不可。於非徒爾愛亦於大勢有礙未幾。世子夫婦至晉陽。欲見王。王不見。見婁妃。妃獨召公主入。以靜儀事詰之。公主不敢隱。妃曰。歸語爾夫。父怒不可回也。公主涕泣求解。妃曰。汝且歸府。俟其見父後圖之。公主歸語世子。世子知靜儀事發。大懼。次日王坐德陽堂。先召趙道德。張保財。責問世子所爲。若一言不實。立死杖下。二奴懼。遂以實訴。王怒其導主爲非。各杖一百。下在獄中。此等惡奴殺之亦可繼召世子。歷數其罪。杖而幽之。不放入朝。澄知身且見廢。憂懼成疾。婁妃爲言於王。王曰。俟能改過。而後復其職。妃遣使密報。疾漸愈。其後王命楊休之撰定律令。命世子主其事。每日詣崇義堂。檢校一次。卽入德陽堂。侍於王側。高王天性嚴急。終日衣冠端坐。威容儼然。人不可犯。以世子多過。不少假顏色。世子朝夕兢兢。唯恐獲罪。一日王晝寢。世子欲進見。婁妃求放還朝。值諸夫人在柏林堂遊玩。懼涉

嫌疑不敢前進。背立湖山書院簾幕之下。亦是世子打星照命蓋諸夫人每朝謁妻妃。過

了七星橋。便下車步行。所經湖山書院。芙蓉樓。柏林堂。約百餘步。方至妃宮。芙

蓉樓共七間。梁棟幃幔。皆畫芙蓉。故以爲名。湖山書院亦有十數間。內有洞庭

湖。金芝亭。臥龍山。奇花異草。蒼松翠柏。彷彿江南風景。又有沉香閣。高十餘丈。

藏度圖書之所。柏林堂九間。內有古柏一株。小亭一座。景極幽雅。細細說來。是內府氣象。

諸夫人謁退。常在此徘徊。有盧夫人者。年尚幼。舉止頗輕佻。在院觀玩已久。回

步走出。不知世子背立簾下。把簾一推。觸落世子頭上羅巾。見是世子大驚。忙

出簾外謝罪。世子未及回答。高王適至。見與盧夫人對立簾前。疑其相戲。以致

失帽。大怒曰。爾在此何幹。諸夫人皆驚散。王將世子揮倒在地。拳打脚踢。無所

不至。無私而疑。有私而妬。不好的人。吃著在此。時陳元康最得王寵。適有事欲啓。問王何在。內侍言

王在柏林堂。毒打世子。恐世子性命不保。元康聞之。冒禁遶入。事急與不。得不爾。果見

世子血流遍體。在地亂滾。王猶踢打不已。於是向前跪捧王足。涕泣哀告曰。父

子至情。大王何忍行此。倘失誤致死。悔之何及。王鑒其忠誠。遂止。元康忙扶世子出。隨王回至德陽堂。王告以世子之罪。元康曰。大王誤矣。世子近甚畏敬。其入宮者。不過入見內主耳。況諸夫人皆在。何敢相戲。失帽定出無心。大王細察。定知臣言不謬。且朝中權貴橫行。非世子高才。無以制之。王何逞小忿而亂大謀。以大計曉之。故書易入。王曰。卿言良是。吾性嚴急。不能止也。元康曰。王自知嚴急。今後願勿復然。王不語。及入宮。訪諸衆夫人。皆言並無相戲之事。乃解。然猶未肯遣其入朝也。婁妃以世子屢觸父怒。通信高后。勸帝召之。及帝命下。王遂遣之。仍令輔政。臨行。夫婦拜辭。王戒公主曰。汝夫倘有不謹。必先告我。又以道德可赦。保財姦巧。必欲殺之。婁妃以保財之妻。乃舊婢蘭春。從幼貼身服侍。卽前此嫁王。蘭亦有功。不忍殺其夫。因言之於王。亦赦其死。婁妃勸人。故保財。令每月錄府中事以報。隱而不報。必斬。主僕皆凜凜而去。於是世子歸朝。絕迹崔氏之門。勵精爲治。政令一新。朝綱肅然。王聞之大悅。時四方少定。東魏改元武定。大赦。

天下。高王出巡晉肆一州。直至邊界。遣使蠕蠕國。誑稱宇文泰謀殺蠕蠕公主。其下嫁者。皆疎屬遠親。並非貴主。若肯與吾邦通好。則天子當以親公主下嫁。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。借高王用開正好補敘四事牽連無迹先是乙弗后廢爲尼。降居別院。郁閭后猶懷妬忌。文帝不得已。乃以次子武都王爲秦州刺史。后隨之而去。帝思念常切。密令蓄髮。隱有追還之意。大統六年。忽報蠕蠕舉兵來侵。衆號百萬。前鋒已至夏州。聲言故后尙在新后不安。故以兵來。羣臣震恐。帝亦大懼。乃遣中常侍曹寵。賞勅秦州。賜乙弗后自盡。后見勅。泣下沾衣。謂寵曰。但願天下常寧。至尊萬歲。妾雖死何憾。遺語皇太子。言極淒楚。左右皆感泣。遂飲鳩酒。引被自覆而崩。年三十二歲。可憐寵復命。帝默默傷感。鑿隴葬之。號曰寂陵。其後蠕蠕公主懷孕。遷居瑤光殿。宮女侍衛者百餘人。忽見一美婦人后妃裝束。盛服來前。問宮女曰。此婦何人。左右皆言不見。后遂驚迷。如此者數次。人皆知乙弗后爲禍也。將產之夕。又見此婦在前。產訖而崩。所生子亦不育。故高王借此離間。

蠕蠕果怨西魏。遣使東魏。願求和親。王奏之朝。帝乃於諸王宗室中。選得常山王元隙之妹。姿容端麗。封爲蘭陵公主。下嫁蠕蠕。武定元年。蠕蠕遣使來迎。帝厚加贈送。公主過晉陽。歡又贈奩二百餘萬。以國家大事。親送之樓煩郡北。乃歸。泰聞之大懼。因思賀拔勝之兄賀拔允在晉陽。可結以圖歡。

不能明結。相刺思用暗箭射之。

往。如是人往。

乃私語勝曰。高歡國之賊。亦公之讐也。吾聞可泥在彼。雖爲太尉。亦

鬱鬱不得志。公何不招之西歸。倘能乘間誅歡。爲國除害。此功不小。公以爲然否。勝曰。兄之從歡。非本心也。以公意結之。斷無不從。泰大喜。勝卽寫書寄允。囑其暗害高王。乘亂奔西。允得書。大以勝言爲是。遂起圖歡之意。一日。王赴平陽遊獵。召允同往。允執弓矢以從。王至平陽城外。見青山滿目。麋鹿成羣。令軍士列圍而進。親自射獸。諸將皆四散馳逐。允獨乘騎在王後。暗想乘此左右無人。若不下手害之。更待何時。於是拽滿雕弓。照定王背射來。那知用得力猛。弓折箭落。左右見者大呼曰。賀太尉反。王驚顧。亦大聲呼之。允方棄弓。以刃相向。諸

將齊上擒之下馬。變生不測一時忙王問允曰。賀卿何爲反。允曰。今日弓折。乃

天意也。夫復何言。王囚之。遂歸晉陽。議允罪。諸將請戮其全家。王念故情。殺之

而赦其二子。時高洋年十五。王爲娶婦。右長史李希宗有女祖娥。德容兼備。遂

納爲太原公夫人。百僚皆賀。成婚之後。夫人見洋體暗中有光。怪而問之。洋曰。

由來如此。故常獨寢。汝勿亂傳。自後侍女皆令外宿。獨與夫人寢處。蓋洋以次

長。父常譽之。恐兄有忌心。故每事謹退。示若無能。人盡笑其愚。唯高王深知之。

命爲并州刺史。楊遵彥爲之副。要曉得高氏諸子。皆聰俊。詳明洋之異術。結

全不高浚幼時。出遊外府。見祭神。而歸問其師盧裕曰。人之祭神。有乎無乎。裕

曰。有浚曰。既有神。其神安在。裕不能答。高浚入歲。王使博士韓毅教其學書。毅

見浚書不工。因戒之曰。五郎書法如此。日後尙宜用心。浚答曰。我聞甘羅十二。

卽爲秦相。未聞能書。何必勤勤筆墨。博士當今能書者。何爲不作三公。毅甚慚。

高氏諸子皆以聰明自矜。卽證外不免。幸獨治絲一事。略自表異。其他皆若憤憤也。然後日大謀卒成。於詳可見。聰明不費於露而費於藏也。世子於

諸弟中尤愛浚。請於父。授職於朝。官爲儀同三司。朝夕相隨。今且按下不表。且說御史中丞高仲密以建義功。身居顯職。寵任用事。其妻爲侍郎崔暹之妹。夫婦不睦。鄴城李榮有一女。年十八。號瓊仙。生得容貌無比。仲密聞其美。欲娶之。其家不肯作妾。必爲正室方允。仲密乃出其妻。而娶瓊仙。崔氏氣憤而死。暹由是怨之。又仲密爲御史。多私其親黨。世子以任非其人。奏請改選。仲密疑暹讒構。亦怨之。先是世子於鄴城東山。建花庄一座。極宮室之美。內有五六處歌臺舞榭。十餘處珠館畫橋。四季賞玩。各有去處。燕遊堂宜於春。臨溪館宜於夏。疊翠樓宜於秋。藏香閣宜於冬。又有步雲橋。玩月臺。木樨亭。茶蘼架。鶴庄。鹿垞。等名。奇花瑤草。異獸珍禽。充滿其中。見者皆嘆爲人間仙島。世上蓬瀛。有如此佳景。纔動得

遊興

女內侍王承恩。專司啓閉。只有府中姬妾。方容進內遊玩。外人皆不得入。瓊

仙未嫁時。素慕園中佳景。苦於無路可入。今爲高氏婦。藉了丈夫聲勢。正好到彼遊玩。況成恩與仲密。又素來相熟。不怕他攔阻。於是帶了女從。竟往花庄而

來。承恩接進。任其遊行。那知是日午後。世子朝罷無聊。亦到園來。不來妙得承恩大驚。諸女伴只得躲避一邊。世子登疊翠樓。憑欄觀望。忽見玩月亭中。有一羣婦女。隱身在內。召承恩責之曰。汝掌園門。職司啓閉。何縱留閒人在內。承恩跪告曰。此非閒人。乃中丞高仲密夫人欲觀園景。奴婢以仲密是王府至親。不敢峻拒。故容之入園。到尙未久。殿下忽來。故躲避亭中。世子曰。既是仲密夫人。請上樓相見。蓋世子亦聞仲密新娶婦甚美。故欲見之。此句補得好否亦不勞見矣俄而瓊仙上樓。花容月貌。果是國色。世子一見。淫心頓起。向前施禮。殷勤請坐道。夫人到此不易。欲觀園中景致。穩便遊行。吾與中丞本是一家。夫人便爲至親。不必嫌疑。請得親熱之至忙令內侍引路。請夫人遍遊各處。其餘婦女。皆伺候在外。瓊仙至此。倒不好相却。只得輕移蓮步。隨內侍而行。過了幾處亭臺。不覺走入深境。旋至一室。錦帳銀屏。羅幃繡幔。似人燕寢之所。忙欲退出。世子已到門口。攔阻道。夫人閑步已久。敢怕足力勞倦。留此小飲三杯。少表敬意。話未畢。內侍排上宴來。世

子執杯相勸。瓊仙堅不肯飲。

通解：瓊仙意謂仙翁已飲，

世子曰：夫人畏仲密耶？

或有所嫌耶？瓊仙曰：妾民家之女。仲密天朝貴臣，焉得不畏？欲奪門走，世子遽

執其手。瓊仙灑脫泣曰：世子淫人婦多矣。我義不受辱。今日有死而已。見壁有

掛劍，拔欲自刎。世子懼其竟死，只得搖手止之。縱使去。

高澄見色即淫，行同狗彘，無足論矣。世人好縱

妻女出遊者，可爲鑒戒。瓊仙幸性烈，不爲所染。若稍圓融，此際難免矣。

瓊仙得脫歸家，哭訴仲密曰：妾幾不得生

還。備陳世子見逼之狀。仲密由此深恨世子。遂萌異志。其後崔暹又劾仲密非

才受任，出爲北豫州刺史。不授以兵，使之但理民務。仲密益切齒。遂通使宇文

泰，以虎牢歸西魏。請以兵應。泰大喜，許之。仲密乃殺鎮北將軍奚壽興，奪其兵

而外叛。反報至京，舉朝大駭。高王以仲密之叛，皆由崔暹，命世子械至晉陽殺

之。世子匿遑府中，爲之固請，乞免其罪。

自己惹起禍端，使崔暹死，心亦不忍。

王見其哀懇，乃遣

元康至鄴，謂世子曰：我句其命，須與苦手。世子乃出遑，謂元康曰：卿使崔暹得

杖，勿復相見。元康執暹至晉陽。王坐德陽堂見之，責其召釁，喝令加杖。暹方解

衣就賣。元康歷階而上。告於王曰。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。大將軍有一崔暹。不能免其杖。父子尙爾。况於他人。總從大處立說與英主語定應如是耳蓋澄爲四道行臺。故稱

大將軍也。王乃免之。且曰。若非元康。當杖暹一百。仲密弟季式。鎮守永安。仲密反。遣使報之。季式單馬奔告高王。王慰之曰。汝兄弟建義功勳。盡忠於吾。數曹死。吾至今不忘。今仲密無故外叛。深爲惋惜。與汝何涉。仍令復職。待之如舊。寬季式之罪高王待故舊尙爲不薄且表宇文泰知仲密爲高氏心腹之臣。一旦來降。機有可乘。

豫洛一路地方。皆可併取。遂起大軍十五萬。以大將李遠爲前鋒。直取洛陽。儀同于謹。攻破柏壁關。直趣龍門。親自引兵進圍河橋南城。兵勢甚盛。王得報。整集精兵十萬。親臨河北拒之。正是干戈全爲蛾眉起。毒患偏從蜂蠆生。未識此番交戰。兩下勝負若何。且俟下卷細說。

高洋內藏姦詐。外似愚騷。亦是乃父機械。一脈相傳。高澄幾經懲創之後。淫性不改。落帽被責。雖無實情。亦素來無行。易啓人疑耳。乃猶不知畏懼。

逼淫仲密之妻。致起兵端。所謂干戈起於衽席者也。管子云。禮義廉恥謂之四維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有味哉。

第四十五卷

縱黑獺大將懷私

克虎牢智臣行計

話說高王以仲密外叛。西師入寇。命斛律金爲前鋒。親自出禦。將至河橋。西魏先備火船百隻。從上流放下。欲燒斷河橋。使不得渡。斛律金纔至北岸。見有火船衝下。急令副將張亮。以小艇百餘隻。都載長鎖。攔住中流。以釘釘之。帶鎖引向南岸。橋遂獲全。斛律金能律大軍安然渡河。據邙山爲營。欲暫休軍士。不進者數日。泰疑之。乃留軍裝輜重於灋曲。半夜。親引人馬將佐。登邙山以襲其營。候騎報王曰。西師距此四十里。熟食乾飯而來。王曰。如此。軍士皆當渴死。何待吾殺也。乃集諸將列陣以待。以下爲戰步步作開合之勢。令閱者又吃嚇又快急。俄而天色大明。泰知敵人有備。按兵數里之外。高王以五千鐵騎。付彭樂先進。必斬將搴旗而返。彭樂一馬當先。便引人騎。直衝過來。西軍莫當其鋒。讓他殺入深處。反從後裏來。密密圍住。

東軍遙望。全不見彭樂旗號。有人飛報高王曰。樂已叛去。王失色。俄而西北塵起。呼聲動地。樂兵在西陣中。如蛟龍翻海。所向奔潰。西魏將士紛紛落馬。聲一時

皆從中軍眼
中看出故妙

擄得西軍大都督臨洮王東。蜀郡王榮。江夏王昇。鉅鹿王闡。譙郡

王亮。及督將僚佐四十餘人。遣使報捷。王大喜。並令斛律金。段韶。諸將乘勝進擊。大破西師。斬首三萬。當是時。西師一敗。泰左右皆散。自出陣前。收合餘軍。彭樂一騎。驀地趕來。泰知其勇猛難敵。拍馬而逃。彭樂緊追數里。已近馬尾。大呼曰。黑獺休走。快獻頭來。泰還顧曰。汝非彭樂耶。癡男子。今日無我。明日豈有汝耶。何不急還營。收汝金寶。樂其言若深爲彭
樂計者故妙樂遂舍之。獲泰金帶以歸。言於歡曰。黑獺漏刃破膽矣。王雖喜其勝。而怒其失泰。伏諸地。連頓其頭。并數以沙苑之敗。舉刃將下者三。噤齟良久。樂曰。乞假五千騎。復爲王取之。王曰。汝縱之何意。而言復取耶。取絹三千疋。壓其背上。因以賜之。不誅其罪即賞
其功英雄作用泰得脫歸營。鳴角收軍。兵將已集。軍勢復振。謂諸將曰。今日偶失隄防。軍威少挫。明日當決一

死戰以破其軍。諸君勉之。乃秣馬勵兵。分軍爲三隊。自主中軍。以李弼、獨孤信、楊忠、竇熾、達奚武、賀拔勝、六員勇將自隨。趙貴爲左軍。若干惠爲右軍。命二軍曰。中軍來攻中堅。左右合擊。五更造飯。以備迎敵。黎明高王以昨日失泰。自率諸將親爲前鋒。冲入西陣。西軍以死抵戰。左右兵皆起。奮力合攻。東魏兵敗。步卒皆爲所擄。王失馬。赫連陽順以已馬授王。王上馬走。西軍四面圍定。欲出不得。忽狂風大作。走石飛沙。天昏地黑。軍士不能開眼。始脫重圍。知於此意可從者惟都督尉興慶。及步騎七人。諸將皆不知王所在。追兵至。興慶曰。王速去。興慶腰有百箭。足殺百人。王可脫矣。王曰。事濟。以爾爲懷州刺史。若死。用爾子。興慶曰。兒尙少。願用臣兄。王許之。興慶拒戰。矢盡而死。先是王有小卒。盜宰民驢。欲治其罪。以戰故未治。小卒私奔西軍。告於泰曰。王祇一人一騎。走於邛山之後。追之可獲也。泰乃選勇敢士三千人。皆執短兵。令賀拔勝率以追之。勝識王於行間。執槊與十三騎逐之。槊刃垂及。因呼曰。賀六渾。我賀拔破胡。今日必殺汝也。

與彭越相對之

歡驚魂殆絕。適劉洪徽突至。見勝追王急。從傍放箭。斃其二騎。

段韶亦從山後冲出。大呼曰。勿傷吾主。射勝馬洞腹。勝逃下換馬。王已逸去。

不擊

死於彭越。諒不死於破胡二人雖各有天命。其實皆行險以邀倖也。兵凶戰危。信然。勝嘆曰。今日不執弓矢天也。王回營。

諸將齊集。以段韶、劉洪徽有救援之功。並賜錦袍玉帶。封韶爲長樂侯。洪徽卽劉貴子。時貴已卒。洪徽已襲父爵。進封平成侯。王將復戰。衛士許遭告王曰。賊旗號尙黑。水色也。王旗號尙紅。火色也。水能克火。故不得利。當用黃色旗號制之。王乃連夜造黃旗五十面。進與泰戰。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。泰合右軍與戰。亦不利。東魏兵大振。會日暮。泰知不可勝。收兵夜遁。東兵來追。勢甚危迫。會獨孤信、于謹尙在後面。收散卒自後擊之。東師擾亂。諸軍由是得全。若干惠夜引去。東兵追之急。惠徐下馬。顧命廚人營食。食畢。謂左右曰。死於長安。與死於此間。有以異乎。乃建旗鳴角。駐馬以待。追騎疑有伏兵。不敢逼。收敗卒徐還。泰入關。屯於渭上。東兵至陝。泰使達奚武拒之。封子繪言於高王曰。混壹東西。正

在今日。昔魏太祖平漢中。不乘勝取巴蜀。失在遲疑。後悔無及。願大王不以爲疑。王猶豫。集衆將議進止。皆曰。野無青草。人馬疲乏。不可遠追。當回晉陽。徐圖進取。陳元康曰。兩雄交爭。歲月已久。今幸而大捷。天授我也。時不可失。當乘勝追之。王曰。深入之後。若遇伏兵。孤何以濟。元康曰。王前沙苑失利。彼尙無伏。今奔敗若此。何能遠謀。若捨而不追。必成後患。王久戰意怠。無心入關。不從其言。高王屢困危殆。深識事機。知滅秦尙難。寧爲遲守計耳。獨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之。班師而歸。先是前一年。高王擊西魏。入自汾絳。連營四十里。泰使王思政守玉壁。以斷其道。王以書招思政曰。若降。當授并州刺史。思政復書曰。可朱渾道元降。何以不得。王圍玉壁九日。會大雪。士卒饑凍。多死者。遂解圍去。補敘前事。及仲密以虎牢降。泰召思政於玉壁。將使鎮虎牢。未至而泰敗歸。乃使守宏農。城中兵微糧寡。守禦之具全無。思政大開城門。解衣而臥。示不足畏。後數日。豐生至城下。心疑不敢進。引軍還。思政乃慰勉其下。修城郭。起樓櫓。營農田。積芻粟。由是宏農守禦始固。是役